



# 臺南縣下營鄉武安宮的 巴圖形石器

李坤修

##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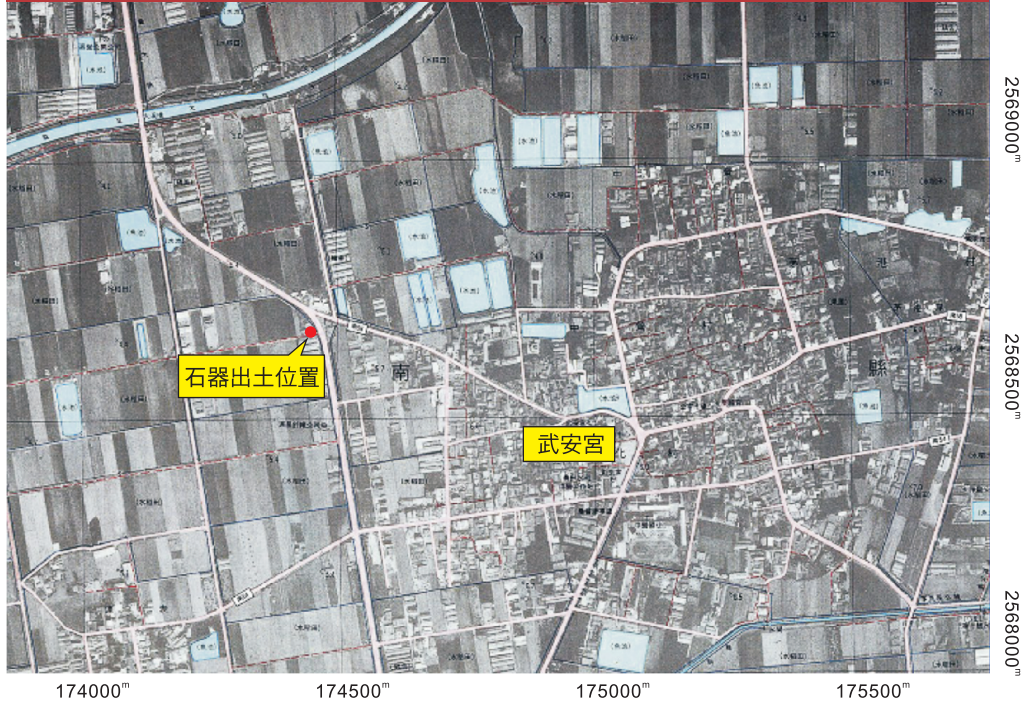
臺南縣下營鄉開化村有一座名為武安宮的廟宇，保存著5件史前時代的巴圖形石器，當地人將它們視為「神的兵器」，在其器表畫上符令，供奉在廟的正殿神龕上（見圖1）。這5件「神器」是民國57年時，當地村民戴秀雄在武安宮西方約500公尺的台19線公路旁的溝渠中發現（圖2），他與同村王忠正一起進行挖掘，取出後三二分帳，各自帶回收藏。後據云受神明指示，兩人才將石器捐出，集中保存於武安宮中，成為鎮宮之寶。

根據文獻資料，武安宮所保存的這5件器物應屬於臺灣新石器時代的遺留物，有學者稱之為「巴圖形石器」或「巴圖」，也有學者稱之為「冠頭石斧」。這種器物是目前所見臺灣地區史前人類所使用的最大型磨製石器，廣泛出現在臺灣西部，尤其集中在西南部平原區，不過截至目前考古學者對這類石器所知仍相當有限，主要因素是這種器物出土數量相當少，經由正式考古發掘而出土者更少，且幾乎可見到的完整器物都由民間發現及收藏，而這些發現者對發現地點、發現數量

● 圖1. 武安宮保存的巴圖形石器



● 圖2. 武安宮的巴圖形石器出土位置示意圖



等資訊都有所保留，致研究者無法做進一步的探究。

武安宮所保存的5件器物，器形巨大而完整，件件製作精美，為國家級重要文化資產。雖然這批器物也非經由正式考古發掘出土，但其出土的地點、環境、時間及狀態等資料都仍有跡可循，是歷年來民間的發現中，可追溯的資料最豐富者。筆者有幸受臺南縣政府文化局囑託，介紹這批珍貴的史前文化遺物，希望藉此促進社會大眾對於這些先民遺物的認識。

### 器物簡介

武安宮保存的這5件石器，都是薄板狀的寬扁器物，器身相當巨大，其中最大器物有798mm，最小的標本也有559mm。為方便介紹，在本文中將給予每件器物代號，分別是WAK798、

WAK762、WAK740、WAK564、WAK559。代號的組合前段為武安宮的英文縮寫，後段為器物的長度。每件石器的圖像及基本特徵分別呈現如圖3至圖7。

### 器物特徵淺析

這批石器是用相同質地的變質砂岩製作而成，材料顏色近青灰色，質地均勻細緻，有明顯但不是很發達的片理，部分石器有製作時產生的局部片狀剝離現象。或許因為材質的物理特性使然，器物的厚度有相當的一致性。石器經細工磨製而成，器表平滑有光澤，但無法確定光澤的來源是製作過程的拋光或是使用過程所造成。器物柄部的側邊保留一些粗糙面，顯示製作過程中包含了敲琢的方法。

5件石器的造形相當近似，器身呈薄板狀，體部前段形狀呈橢圓的舌狀（或匙

● 圖3 . WAK 798



長度：798mm 寬度：198mm 厚度：22mm 重量：4.49kg 質地：變質砂岩

保存狀況：器形完整。舌尖部位有使用後的耗痕及細小傷疤，柄部尾端有小面積的片狀剝落，應是舊傷痕。出土後保存狀況良好。

● 圖4 . WAK 762



長度：762mm 寬度：195mm 厚度：21mm 重量：3.37kg 質地：變質砂岩

保存狀況：器形完整，近舌尖部有一4cm的原始缺口，應是使用造成的損傷，舌尖有明顯的縱向軟耗痕。出土後保存狀況良好。

● 圖5 . WAK 740



長度：740mm 寬度：199mm 厚度：26mm 重量：4.42kg 質地：變質砂岩

保存狀況：器形完整，沒有損傷，在舌尖部位有使用的縱向軟耗痕及細小傷疤。出土後保存狀況良好。

● 圖6 . WAK 564



長度：576mm 寬度：196mm 厚度：23mm 重量：3.43kg 質地：變質砂岩

保存狀況：器形完整，舌尖部位有明顯耗痕，且帶有多處傷疤，使用痕跡顯著，柄部尾端有大面積的片狀剝落，但痕跡老舊，應是原始的傷口。出土後保存狀況良好。



● 圖7. WAK 559



長度：559mm	寬度：170.5mm	厚度：20mm	重量：3.03kg	質地：變質砂岩
----------	------------	---------	-----------	---------

保存狀況：出土時器形完整，器物舌尖部有明顯的使用消耗與多處傷疤。出土後破損，從舌部中央斷成兩截，後以強力膠黏合失敗，再以膠布貼黏，保存狀態不佳。

狀），後段是修長的柄部，尾部有雙叉似魚尾造形的柄頭，整體形狀近似南太平洋的巴圖（Patu），但以魚形來描述亦不失貼切。5件器物可依長度區分為兩種類型，WAK798、WAK762、WAK740為第一種類型，WAK564、WAK559為第二種類型。第一種類型除長度較長的特徵外，在器身構造上，舌部較長，柄部較細，柄頭較小，整體特徵較纖細修長。第二類型的器身構造，全長比第一類器物短了近20公分，但器物的柄部及柄頭較寬，整體造形顯得較寬短。從結構特徵看來，這兩類石器差異，不像因使用消耗而造成的結果，應是刻意製成的兩種類型。

這5件寬扁造形的石器，器身最厚處都在柄部，在舌部厚度略為變薄。舌部兩面平直，沒有凸出的脊狀構造，也沒有任何紋飾。舌部邊緣雖略削薄，但只形成圓鈍的弧邊，而不是鋒利的刃線。刃線只出

現在器體舌部的尖端，走中鋒，寬度在10公分至15公分之間。在刃線部分，石器有明顯的消耗，使得舌部弧線退縮呈較平直的線條。刃線的兩面有使用後的消耗痕，耗痕長度不超過2公分，痕跡走向全與器物長軸平行，沿著刃線分佈，形成一個彎月狀（圖8）。刃線出現的部位及耗痕的長度與走向，顯示這些石器是一種使用「舌尖」施工的工具，而工作的方法可能是刃部朝前或朝下的推刨方式，而不是像斧頭般的劈砍方式。另石器柄部雖是每件器物最厚之處，但厚度也只分佈在2公分至2.6公分之間，其相對的柄部度寬度是分佈在9.8公分至11.6公分之間，顯示器物的柄部呈寬板狀，其結構與大小並不適合手握，只利於裝柄。每件器物的柄部都出現裝柄使用後會產生的磨擦光澤，可見這5件器物在使用時裝柄的可能性較高。

## 器物的來源與所屬年代

武安宮的石器出土的環境，根據發現者的報導是在武安宮西側約500公尺的天然溝渠中，出土的深度距現代地表約150公分以上，出土時5件器物是側立併排的狀態。從發現者描述或可推測這些石器出土點及現象是人類刻意安排的，但是什麼時代？什麼人所安排的？則必須靠石器週圍的考古現象才能解答，遺憾的是石器的出土地點已被掩埋，因此目前只能從更大範圍的週圍環境來做較粗略的推論。

武安宮的石器出土地點位於曾文溪下游北岸，在三、四百年前這地區仍屬倒風內海邊緣，其南方約1至2公里之間有西寮遺址，北側約500公尺的麻豆大排旁有右武衛遺址，西北方約1公里有茅港尾遺址，東南方約6公里則有國母山遺址，顯然這地點正屬於史前人類密集活動區域，因此石器出土地點是一處史前時代遺址的可能性相當高。在石器出土地點週圍的遺址中，西寮遺址屬於鐵器時代蔦松文化遺址，右武衛及茅港尾遺址是與烏山頭遺址相似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黑陶文化遺址。國母山遺址為細繩紋陶文化轉變為黑陶文化的遺址。從地緣關係看來，右武衛遺址及茅港尾遺址與這5件石器出土地點關係最密切，兩遺址的文化層極可能就是石器出土的層位，而這兩處遺址的文化層，從目前所見的陶器特徵看來，與烏山頭遺址出土的陶器最為相似，因此武安宮保存的這5件石器的年代可能與烏山頭遺址的年代相當，大約在2800B.P.至2500B.P.之間。

武安宮的這5件石器，縱或屬於黑陶文化的遺物，但石器的材質為帶片理的變質砂岩，並不是遺物出土點附近所出產，且石器器身長達80cm，其材料也不是在

● 圖8. 武安宮的巴圖石器刃線上有明顯的耗痕



只汙積泥沙的海岸可覓得，因此這些器物應是在其他地方生產的外來物，其中不排除從臺灣島外輸入的可能。

## 器物功能與名稱

巴圖（Patu）一詞源自於紐西蘭的毛利（Maori）族，是指一種形狀似船槳或像飯匙的手持器物，長度約20公分至50公分之間，有石質、木質及骨質等質地，用來當做武器或禮器。這種器物廣佈在太平洋島嶼，也分佈到南、北美洲。武安宮所保存的石器是石器時代的產物，其形狀特徵雖和巴圖相近，但其功能上是否也一如巴圖呢？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鹿野忠雄及我國學者凌純聲曾分別提出不同的看法。

移川子之藏在1934年首先報導在臺灣出現的這類石器，當時他直接以太平洋的巴圖（Patu）做為比較材料，所以稱之為巴圖形石器。但移川氏推論這類器物的功能，可能是農具或與農事相關的儀式用具，而不似巴圖具有武器的功能屬性。鹿野忠雄（1946）把移川子之藏所稱的巴圖形石器大致區分為兩類，一類稱為匙形石斧，一類稱為冠頭石斧，其中冠頭石斧包含了武安宮所保存的這5件石器的類型。他認為冠頭石斧是臺灣特有的石器，並推測其功能可能是農具或與農事相關的

儀式用具（鹿野忠雄 1946）。凌純聲（1956）是對這類石器報導最詳盡的學者，他對石器分類的觀點上與移川子之藏相似，但他認為臺灣出土的這類石器就是巴圖，並以巴圖石匕稱之。

前文筆者就5件石器的「舌尖」都出現刃線與耗痕及器物柄部出現安柄的痕跡等因素，推測這些石器是裝柄使用的「工具」。但這種「工具」有兩項重要的特點，其一、這些石器雖以堅硬的變質砂岩磨製而成，最大的物件長度達80cm，厚度卻只有2cm，這樣的器物結構，恐怕無法承受撞擊力較大的使用方式。其二、這些石器磨工精細，器形大而完整，從取材到製作完成一定花費很大的功夫，且石器材料也非器物出土地點附近可獲得，可想像在石器時代，它們一定是相當難得的貴重器物。因此筆者認為這5件石器的功能，除了是有實用性的「工具」外，也可能有非實用性的用途。而其功能如屬前者，其屬性應不是在使用過程中會產生大撞力的工具，如鋤或斧，而應像刨刀一般以巧力施工的工具，因此「石斧」似乎不是恰當的名稱。而功能如屬後者，從器物出土時的併排現象及器物的數量與器形大小的安排（見圖一），筆者認為它們強烈呈現了做為儀式性用具的特徵。

武安宮的這5件同型制的石器，如筆者所推論，極可能是裝柄使用的工具，因此其功能就和直接手持的「巴圖」有所區別，其名稱自然就不能稱為巴圖，又如前文筆者的推論，其名稱也似乎不適合稱為石斧，那麼這批器物到底是要什麼名稱才合適呢？筆者認為在尚未了解其確實功能之前，仍以移川子之藏所稱的「巴圖形石器」稱呼仍是較恰當的。

## 後記

武安宮的5件石器，雖可能只是古代人類的工具，但這些器物造型巨大而優美，充分展現了先民的生活智慧與美感，其珍貴性足讓它們登上國家最高文化殿堂，供世人瞻仰。

這批器物的出現相當偶然，保存的地點也相當特殊，頗符合其神祕的特性。筆者試圖從出土環境，器物上的特徵等因素來推測其功能與來源，但推測仍只是推測，真正答案還是得依賴考古學的發掘研究。然而在空曠平坦的嘉南平原地底，何處才是答案所在呢？縱使進行考古發掘，武安宮內的石器到底是何種器物，恐怕在短期之內還不會有答案的，不過若換個角度來看，如此偉大的器物又何必需要其他的「答案」呢？神祕似乎較符合其面貌。

## 參考文獻

宋文薰

1954 本系舊藏圓山石器（一），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4：28-38。

李坤修

1999 《二高路權範圍烏山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未出版）。

柯思莊

1964 營埔最近發現的幾件巴圖石器，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 23/24：106-108。

移川子之藏

1934 「パツ」を繞を太平洋文化交渉問題と臺灣發現類の似石器に就て，《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 I 輯頁.431-449。臺北：臺北帝國大學。

鹿野忠雄

1946 臺灣の冠頭石斧，《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第 I 卷，頁269-272。東京：矢島書房。

凌純聲

1956 中國臺灣與東亞的巴圖石七兵器及其在太平洋與美洲的分佈，考古人類學刊 7：1-22。

臧振華等

1994 《臺閩地區考古遺址—台南縣、台南市》，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第二年）報告，內政部委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執行研究。

◎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助理研究員